

Why Marx Was Right

Terry Eagleton



马克思 为什么是对的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李杨 任文科 郑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马克思

为什么是对的

Why Marx Was Right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李杨 任文科 郑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 (英) 伊格尔顿著; 李杨, 任文科, 郑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133-0312-5

I. ①马… II. ①伊… ②李… ③任… ④郑…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8586号

WHY MARX WAS RIGHT

By TERRY EAGLETON

Copyright: © 2011 BY YALE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4408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李杨 任文科 郑义 译

选题策划: 刘 刚

统筹编辑: 傅西西

责任编辑: 许冬薇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97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22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一版 2011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12-5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中文版出版前言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都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一个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人——特里·伊格尔顿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专著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也是当前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特里·伊格尔顿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在本书中，他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十个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

自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受到广泛质疑。社会主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力量”，在金融海啸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正是基于多年对马克思主义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认

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

作者“申辩”式的写作手法提醒了人们，马克思以科学、辩证的方法诠释历史，但着眼点仍是人类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颠覆的正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物质异化的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越成功、道德就越败坏的原因。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今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揭露，还在于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当今社会同样适用。该书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同时还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对我国当下的经济建设有着深远且具操作性的参考价值。

该书文字酣畅浅白，深入浅出，易于理解，为国内读者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作为学术类作品，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尚存可商榷之处，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国内读者在阅读中还要注意鉴别。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拥有九十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并且会持续地以自己的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目 录

中文版出版前言	
英文版出版前言·····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4
第四章·····	68
第五章·····	110
第六章·····	132
第七章·····	163
第八章·····	180
第九章·····	195
第十章·····	208
结论·····	234

英文版出版前言

我写作本书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发人深省的想法：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反马克思主义论调都是错误的？即便这些论调并非一无是处，也至少是站不住脚的？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我和那些强硬的左翼分子不一样。他们宣称天下任何事物都并非完美，但如果让他们出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他们立刻就面带愠色，默不作声。从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弗洛伊德学说的真正支持者不会迷信弗洛伊德的全部观点，也没有一个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影迷会认为这位电影大师的每个镜头和每句台词都完美无缺。马克思也并非无懈可击，而我只是想展示马克思观点的合理之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在书中罗列了十种最常见的对马克思

主义的批评——排名不分先后——并试着——反驳这些批评的错误之处。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能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帮助那些不熟悉马克思著作的朋友们了解马克思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品”^①。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反社会主义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②也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③。但是，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经可以安息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观点更显得格格不入，滑稽且可笑。

①彼得·奥斯伯恩 (Peter Osborne) 语。引自《当代共产主义宣言：社会主义文摘》，利奥·帕尼奇与科林·莱斯主编 (纽约，1998年，第190页)。

②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知名经济学家，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影响人，被誉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

③转引自罗宾·布莱克本：《世纪末：金融危机后的社会主义》，《新左派评论》(第185期，第7页)。

马克思主义曾经是所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理论上最丰富、政治上最坚定的，但如今，人们似乎觉得已经可以把它作为久远的历史抛在脑后了。

这次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至少意味着，此前长期掩盖在“现代”、“工业主义”和“西方”等一系列漂亮假面之下的资本主义已经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当人们开始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说明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因为这表明人们已经不再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空气般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不久之前才产生的历史现象。而且，虽然许多社会制度都喜欢用“不朽”的神话掩盖自己终将灭亡的本质，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有始就必然有终。正如一场“登革热”会让人重新认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一种社会组织体系出现问题时，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到这种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制度的本来面目。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一样，马克思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事物，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本书中，我不会讨论作为道德和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点很少被人用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不过在我看来，马克思在道德和文化批判方面的作品十分丰富，这本身就是他

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人类不断异化，社会生活愈发“商品化”，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攻击性、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积淀。

女权运动诞生之初，一些出于善意却弄巧成拙的男性作家曾经写道：“当我提到‘人’（men）这个词的时候，我指的是‘男人和女人’（men and women）。”在此，我也想以同样的方式声明，当我提到马克思的时候，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就与本书无关了。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①、菲利浦·卡朋特和埃伦·梅克辛斯·伍德^②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不少宝贵的批评和建议。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①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 1950—），英国知名学者，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

^②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 1942—），马克思主义学者，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曾长期担任《新左派评论》编辑。

第一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在那个工厂林立、到处充满饥饿暴动的世界里，那个以数量众多的工人阶级为标志的世界里，那个到处都是痛苦和不幸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还多少有些用处。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如今，仍然坚持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一些老顽固。他们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世界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而过去的那个世界再也不会回来了。

“马克思的时代过去了”这样的话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释重负。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离开罢工游行与纠察的队伍，回到心急如焚的家人们温暖的怀抱中，在家里度过一个平静的

夜晚，而不用去准备冗长的会议发言或者激情喧嚣的演讲了。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愿望不见得就是永远做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不同于做一个佛教徒或者亿万富翁。马克思主义者更像一名医生。在一般人眼里，医生都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虽然他们深知病人痊愈后自己就将失去价值，但他们还是尽心竭力地救治每一个病人。同样，政治激进分子的任务就是努力让自己早点退出历史舞台，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安心地退休，烧掉他们的格瓦拉海报，拿起已经放了很久没碰的大提琴，聊聊比亚细亚生产方式^①更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二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上还有暴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的话，那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应该仅仅适用于一个临时性的历史阶段，所以那些将全部身心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恰恰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的时代终将过去，但之后的生活会更加美好。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之所在。

不过这个看上去十分吸引人的想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

^①“亚细亚生产方式”由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最早提出。马克思在著作中将之前的人类社会依次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四种形态。现在一般将效率偏低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农业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

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看上去迅速衰败的迹象并不明显。

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都对此表示认同。不过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早已不是马克思当年描绘的那个样子了，如果不与时俱进，马克思的思想就会失去价值。在认真地审视这样的说法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本人是十分清楚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一个事实的。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更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帝国资本主义等等。既然马克思早已洞察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本质，最近几十年中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又怎能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呢？另外，马克思本人曾经预言工人阶级数量的锐减和白领工人的增加（稍后我们将谈到这一点）。他还预见到了所谓的全球化——一个真正思想陈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且，马克思的这种“陈旧”恰恰是他的观点仍然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关键之处。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陈旧过时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

利亚时代相提并论。

一九七六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很多拥护者；而到了一九八六年，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失势。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真的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昔日的支持者们为了养家糊口疲于奔命，而放弃了当初的理想？还是因为某项震撼世界的新发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谬误？抑或是我们偶然中发现了一份失落已久的马克思手稿，马克思亲口承认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玩笑？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并不是因为我们失望地发现马克思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清楚这一点。如果没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从事纺织品制造业的父亲开设的磨坊，马克思恐怕根本活不到能对织布厂老板进行口诛笔伐的那天。

在这十年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制度经历了至关重要的变革^①。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小规模、分散的、多功能的和摒弃了等级结构的企业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各国政府纷纷放宽了对市场的限制，工人阶级运动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上均受到猛烈攻击。传统的阶级忠诚日益淡

^①虽然这些变革的重要性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参见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著《反后现代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五章）。

化，区域、性别和民族的身份问题日趋突出。对政治的管理和操纵也都渐渐得到加强。

新的信息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一部分具有强大实力的跨国企业为追求利益而在世界各地进行生产和投资活动的过程。大量加工业被外包给“欠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让一些鼠目寸光的西方人误以为重工业已经从这个星球上彻底消失了。随着国际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大量贫困国家的劳动力涌向发达经济体，造成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一方面是“边缘”国家不得不接受血汗工厂、公共设施私有化、社会福利锐减和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在残酷的环境中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而另一方面则是发达国家衣冠楚楚的经理们摘掉了领带，解开了衬衣领口，开始为员工的精神生活而操劳。

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高枕无忧。相反，正如大多数攻击性行为一样，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强硬的态度源于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深度的担忧往往会使一种体制变得疯狂。造成这种重组的首要原因就是战后经济繁荣的消退。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不断压低利润率，并消耗着大量的资金，使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放缓。连社会民主主义如今也已经成了过于激进而昂贵的政治选项。在这样的背景下，里根和撒

切尔得以横空出世，他们破坏传统的制造业，遏制劳工运动，放任市场巧取豪夺，并着手增强国家机器压迫人民的能力。他们提倡的社会哲学正是厚颜无耻的贪婪。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制造业涌向服务业、金融业和通讯产业，这只是对长时间经济危机的应激反应，而不是除旧布新的完美跨越。

即便如此，那些从前的政治激进分子之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变心意，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棉纺厂越来越少了么？恐怕也不尽然。他们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剪掉了连鬓胡子，摘掉了头巾，抛弃了原来的主张，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他们对抗的是一个难以摧毁的体制。最终证明最具有决定性的，并非是新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各种美好幻景，而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破灭。当然，有一大批曾经的社会主义者转而宣称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体制，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以求为自己背弃马克思主义寻找借口。但他们最终下定决心，还是因为看不到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工人阶级运动惨遭挫折，付出了血的代价，左翼政治团体又退缩不前，马克思主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对于某些左翼人士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苏联的解体推动了这种“觉醒”，当代最成功的激进思潮——革命民族主义——此时也已成强弩之末。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并满怀自豪感地宣称

“历史的终结”^①。这一思潮主要植根于以下这样一个信念：未来不过是现在的重复。或者如一位著作等身的后现代主义者所说，未来不过是“现在加上更多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普遍的政治无力感是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失去大众信任的主要原因。的确，当变革已经成为空谈，很难说服人们维持对变革的信念，但这个时候人们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追求变革的坚定信心。因为，只有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能真正明白这所谓的“不可为”之事是否真的不可为。如果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当初能把他们的信仰坚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有幸见证那个在他们眼中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二〇〇八年陷入全面危机，甚至连商业街上的自动提款机都险些面临关闭的命运。他们会见证巴拿马运河以南的整个区域如何果断地转向政治上的左翼。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坦然了。此前也有过比这更剧烈的“阵痛”。只要掌权者掌握着更强大的暴力机器，政治的天平就永远是朝他们倾斜的。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些草率的预言和泡沫般随时可能破灭的希望将此次的经济危机酿成一杯苦酒，让

^①“历史终结论”最初由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一九八八年一次讲座上首先提出；一九八九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福山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更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一条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